



世界名人传记

*The Bronte Sisters*  
勃朗特三姐妹文集

梁虹◎译

七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人传记

# 勃朗特三姐妹文集

(七)

梁虹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勃朗特三姐妹文集

---

责任编辑:赵 岩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130062 电话:86012927)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 32开

字 数:770千字

印 张:35

版 次:2009年3月第2版

印 次:2009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印 数:5000

---

书 号:ISBN 978-7-5387-0887-5

定 价:175.00元(全7册)

我出于一种责任感，冒着自己感到恶心和引起雇主愤怒的风险，边说边拿起园丁安在那里捉耗子的一块扁平的大石头。接着，我再一次竭力说服这个小暴君把鸟儿送回去，可是毫无效果。然后我就问，他到底准备拿它们怎么办。他以一种残忍的愉快心情说了一长串折磨它们的办法。正当他忙于这般数说的时候，我就把石头向他打算加害的牺牲品身上扔去，把它们砸扁了。这一大胆的暴行引来了大声的吼叫和可怕的咒骂。这时，罗布森先生背着猎枪从小路上走来，正停下来要踢他的猎狗。汤姆朝他奔过去，一边发誓说，要叫罗布森不去踢朱诺（狗名），而来踢我。罗布森先生撑着猎枪，对他这位外甥的怒火和对我的大肆咒骂大笑了一阵。“好啊，你是一个好样的！”他说着，拿起了猎枪，朝屋里走去。“他妈的，不过这孩子倒也有些胆量。哼，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了不起的小混蛋。现在，女人已经管不住他了，你瞧，他不怕母亲、奶奶、家庭女教师，谁也不怕！哈，哈，哈！不要紧，汤姆，明天我再给你捉一窝。”

“罗布森先生，如果你再捉的话，我还是要砸的，”我说。

“哼！”他回答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没想到我会毫不畏缩地承受他的这种目光，接着又摆出一副异常蔑视的脸色，转身昂首阔步地走进屋去。这时汤姆又去向他妈妈告状，她通常对什么事都不轻易表态的。但事后，当她看见我时，她的神

气和举动显得更加阴沉和冷淡了。她在寒暄了几句以后便说，“很遗憾，格雷小姐，你认为你有必要干涉布卢姆菲尔德少爷的娱乐活动。你把鸟儿全砸了，他非常不高兴。”

“要是布卢姆菲尔德少爷的娱乐活动是要伤害有生命的东西，”我回答说，“那我认为，我有责任干涉。”

“你似乎忘了，”她平静地说，“一切生物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创造的。”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但我只是回答说：“如果您的话有理，那么我们没有权利利用折磨它们的办法来取乐。”

“我认为，”她说，“一个孩子的欢乐不能同一个没有灵魂的动物的安危相提并论。”

“但是，从孩子本人来考虑，不应该鼓励他去进行这样的娱乐，”我尽量温和地回答，以缓和一下我这种少有的固执情绪。“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啊，当然了！不过那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行为。”

“富于怜悯的人对家畜也应加以怜悯，”我大胆地补充了一句。

“我认为，你并没有多少怜悯心，”她回答道，短促地冷笑了一声。“那么凶狠地把这些可怜的鸟儿全给砸死了，而且仅仅出于一个稀奇的念头，就让可爱的孩子那么伤心。”

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少说为佳。这是从我来到这家以后同布卢姆菲尔德太太交谈最长的一次，也是我同她仅有的一次近乎争吵的谈话。

但是，到韦尔伍德的来访者中，令我生气的并不是只有罗布森先生和布卢姆菲尔德老太太这两个人。每一个来访者多

多少少都要给我带来一些干扰和不快，只是没有这么严重罢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我看在眼里（尽管我对他们的态度确实感到奇怪和不快）。虽然布卢姆菲尔德夫妇一再交待我，别让我的学生去接近这些客人，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汤姆喜欢同客人谈话，而玛丽·安喜欢招人注意。这两个孩子一点也不知道难为情，甚至连一般的谦逊都不懂。他们会很不礼貌地、吵吵嚷嚷地打断大人的谈话，用一些最不恰当的问题去取笑他们；粗野地抓抓男人的衣领，不等邀请就爬上人家的膝盖，吊在客人的肩上或者去掏他们的口袋；甚至拉扯太太们的衣裳，弄乱她们的头发，揉皱她们的衣领并纠缠不休地向她们索要小礼物。

布卢姆菲尔德太太看到这一切时也感到吃惊和生气，但是她却并不去阻拦，她想让我来干预。可是我怎么办呢？那些衣着漂亮、面孔陌生的客人，在不停地夸奖和纵容这些孩子，都想借此来讨好他们的父母。而我却穿着平常，又和孩子们天天见面，我即使说几句笑话，又怎么能把他们引开呢？我曾想尽办法：努力逗他们，把他们吸引到我身边来；行使我所有的权威、采用我敢于表示的严厉的口吻，不让他们去打扰客人；责备他们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想使他们羞于再犯。可是，这些恬不知耻的孩子根本就不把我那不能引起他们害怕的威势放在眼里，也许是他们没有感情，也许是他们的感情掩饰得非常严密，埋藏得很深，因此，不管我如何努力，我的好心和友情都无法打动他们的心。

不过，我的磨难很快就结束了，比我预期或想往的要早得多，5月底一个凉爽的傍晚，我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假期感到高

兴,而且也庆贺自己对学生的管教取得了一些进步(至少在学识方面,我确实给他们的头脑中灌输了一些知识,我终于使他们理智一些了,尽管微乎其微,但他们已知道要按时完成好作业,留出一些时间来进行游戏,不能毫无目的地整天折磨我和放任他们自己),布卢姆菲尔德太太派人来叫我,她心平气和地告诉我,约翰施洗节(6月24日)以后,不需要我在这里教书了。她对我说,我的性格和一般行为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自从我来以后,孩子们长进很少,因此她和布卢姆菲尔德先生认为,有责任去寻求其他某种教育方式。孩子们的能力虽然超过大多数同龄儿童,但知识却显然要差得多。他们的举止没有教养,脾气难以驾驭。她把这些归咎于我缺乏足够的坚定和努力以及平常对孩子们不够关心。然而,毫不动摇的坚定、热诚的努力、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不断的关心,正是我内心引以为骄傲的品德。我曾经希望,有朝一日能通过这些品质来克服一切困难,并最后取得成功。我本想为自己辩解几句,但刚想开口,就觉得喉咙有些颤抖。我宁愿保持沉默,像一个认罪的罪犯似的忍受这一切,而不愿表现出激动之情,或让已经凝聚在眼眶里的眼泪流出来。

于是,我被解雇了。我就要回家了。天哪!家人会怎么想呢?我炫耀了那么多,可是连3个小孩子的家庭教师都还没能干上1年,而我自己的姑姑却说过,孩子们的母亲是个“非常和蔼的妇女”呀。通过这次较量,表明我是力不胜任的,以后就别想期望家人会同意再试验了。尽管我感到不安、烦恼和失望,尽管我懂得热爱和尊重我的家人,但我还没有倦于进取,也不愿就此松懈努力。我知道,并非所有的父母都像布卢姆菲尔德

夫妇；我可以肯定，也不是所有的儿童都像他们的孩子。另一个家庭一定会有所不同，事情一定会好转的。我在逆境中得到了锻炼，有了经验的指导，很希望能挽回自己在家人眼中失去的声誉。对我来说，他们的看法比世上任何人的看法都更加宝贵。

## 第六章 重返牧师住宅

我在家里安宁地休息了几个月，静静地享受着久违了的自由和真正的友谊。为了找回呆在韦尔伍德时丧失的一切，并再积累一些知识，我认真地读书，以备今后之需。父亲的身体仍很虚弱，但实际上并不比我上次见面时差多少。我回家后，父亲可以快活一些，这使我非常高兴。我能唱一些他喜爱的歌曲，增添他的乐趣。

家里没人对我的失败幸灾乐祸，或者说，我本应该听取他们的劝告，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我又回来了，大家都高兴，他们对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和蔼，希望以此来补偿我所经受的痛苦。可是，他们谁也不肯花我一个先令。这些钱是我高高兴兴地赚来的，是我精心积攒起来的，我希望同家人共同分享这一切。当时家里靠这里挤一点，那里省一点，已经快把债务还清了。玛丽画画儿很成功，可是，父亲也坚持要她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全部留下。他让我们把从简朴的服装和少量零用钱中



的节余全都存入储蓄银行。他说，我们姐妹过不了多久可能就要完全靠这笔积蓄来过日子了。他觉得，他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要是他去世以后，母亲和我们姐妹俩会怎样生活，那只有上帝知道了！

我想，如果亲爱的爸爸为自己去世后我们会遭遇的苦难少操点心，那桩可怕的事情也许是不会来得那么快的。只要有办法，母亲总是不让他去多考虑这些事情。

“唉，理查德！”有一次，母亲对父亲说，“只要你打消这些悲观的念头，你会活得跟我们大家一样长久的，至少你会看到女儿结婚，成为幸福的外公，当然，身旁还有个愉快的老太太陪伴着你！”

母亲开怀大笑，父亲也笑了。但是，他的笑声很快就消失了，代之以凄凉的叹息。

“她们结婚——可怜的孩子！她们都身无分文，”他说，“我不知道谁会娶她们。”

“唔，了解她们的人会娶的。你娶我的时候，我不也是身无分文吗？当时，你至少表现得非常喜欢你的猎物。而且不管孩子们是否结婚，我们都能想出千百种令人尊敬的办法活下去。我不懂，理查德，你怎么想到你走了以后我们就会过穷日子呢，这怎么能同我们失去你的灾难相比呢？你很清楚，这个灾难会压倒其他一切痛苦，你应该尽一切力量不要让我们遭受这种灾难。只有精神愉快，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我知道，艾丽斯，我成天愁眉苦脸是不对的，可是我控制不住，只好请你原谅我了。”

“我不愿意原谅你，我要你把情绪改变过来。”母亲回答说。

但生硬的话语被她口气中流露出的真诚感情和愉快的笑容所冲淡了。父亲微笑了，而且不像平时那么忧郁和笑容短暂。

“妈妈，”我一找到机会同她单独谈话，就说，“我攒的钱不多，不能维持多久。如果我能再挣一些，至少可以在这方面减轻爸爸的一些忧虑。我不能像玛丽那样画画儿，我力所能及的是再去找一份工作。”

“那么说，你真的还想再试一试，艾格妮丝？”

“的确是这样。”

“唉，好孩子，我本来以为你已经受够了。”

“我知道，”我说，“不是人人都像布卢姆菲尔德夫妇一样的……”

“有的人还要坏。”母亲打断我说。

“我想，这样的人不会很多的，”我回答说，“我也相信，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像他们的孩子。譬如，我和玛丽就不是。我们总是按爸爸妈妈的吩咐去做的，不是吗？”

“一般说来，是这样的。不过，我没有溺爱过你们，再说你们也不是完善无缺的天使。玛丽不声不响，但很固执；你的脾气不太好。不过，总的来说，你们两个都是很好的孩子。”

“我知道，过去我有时爱生闷气，假如看到孩子们生闷气，我会很高兴的，因为我能理解他们。可是他们从不生闷气，因为没法触动他们，伤害他们或者使他们感到羞愧。除了撒野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不高兴的。”

“是啊，如果他们不会不高兴，那不是他们的过错。你不能期望石头同粘土一样柔软。”

“是的，妈妈，不过，同这些无动于衷、难以理解的人生活在

一起，是很不愉快的。你无法亲近他们。即使能亲近，你的情感也会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他们既不会报答你，也不会珍视或理解你的感情。可是，如果我再碰到这样的人家（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会干好的，因为我已经有经验了。你看，妈妈，我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让你允许我再试一次。”

“好吧，孩子，看来，你是不大容易泄气的，对这一点我很高兴。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脸色比第一次离家时更苍白、更消瘦了。我们不愿意你为了给自己或家人挣钱而弄垮身体。”

“玛丽也说我身体不如先前了。对这一点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那段日子里，我的情绪整天处于激动和忧虑之中。可是，下一次，我一定能冷静地对待一切。”

我们又深入谈论一阵之后，母亲再次答应帮助我，但要我耐心等待。我希望母亲能在最合适的时刻，以最恰当的方法逐渐把这事透露给父亲。我从不怀疑她最终会取得父亲的同意。同时，我非常仔细地翻阅报上的广告，看到一则似乎比较合适的“征用家庭教师”启事，就写一封信去。可是，我写的信和接到的来信（如果接到的话），都必须经母亲过目。我有些怅惘的是，母亲让我拒绝了一份又一份工作，因为一些人家是下等人，一些人要求过于苛刻，还有一些人家给的报酬太低。

“你的才能同一般穷牧师的女儿不同，艾格妮丝，”她常说，“你不能忘了这一点。要记住，你答应过要有耐心。依我看，你也没有必要着急，你还有时间，还会有许多机会呢。”

最后，母亲建议我登个广告，讲讲我的才能及其他情况。

“会教钢琴、唱歌、绘画、法语、拉丁语和德语，”她说，“这么多特长不算少了。许多人会喜欢一个教师身上具备这么多才

能。这一回，你应该在层次高一些的家庭里去碰碰运气了，这类家庭有良好的教养，是真正的绅士家庭。与那些追逐金钱的商人和神气活现的暴发户相比，这样的家庭更能恰如其分地尊重和关心你。我过去就认识几户上等人家，他们对待家庭教师就像亲人一般。不过，我得承认，有些也同样待人无礼和苛刻。无论哪个阶级，都有好人和坏人。”

我马上写好广告，寄了出去。只有两家来信，有一家答应给我 50 镑，这是母亲要我注明的所要求的工资金额。当时，我对是否去这一家教书，有点犹豫不决，我怕孩子们年龄太大，他们的父母就算不想请一个比我更有才华的人，也可能想请一个比我更漂亮、更有经验的人。可是，母亲劝我不要因此而加以拒绝。她说，只要抛弃胆怯的心理，进一步增强自信心，我就一定会胜任的。我只需要坦率而真实地陈述自己的学识和才能，讲清条件，然后等待他们的答复。我敢于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每年的约翰施洗节和圣诞节时，给我 2 个月的例假探亲。那位陌生的太太在回信时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她认为，从我的学识来看，她毫不怀疑我是能使她感到满意的。但是，她又认为，在聘请家庭教师时，学识是次要的，因为她家就在奥城附近，在那里找到具有这方面才能的教师并不难。她认为，除了无懈可击的品行以外，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温柔和蔼的脾气以及乐于助人的品德。

母亲根本不喜欢这种提法，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不让我接受这份工作。姐姐在这一点上积极支持母亲。但是，我不愿意再一次受到挫折，把这些反对意见都一一驳回。我首先征得父亲的同意(不久以前，才把这事告诉他)，给那位不相识的太

太写了一封语气委婉的信，协议终于达成了。

我被告知，我应在1月的最后一天，到奥城近郊的霍顿村，在默里先生家当家庭教师。霍顿村离我们村将近70英里，这个距离对我来说是可怕的，因为我来到世上的20年中从来不曾去过离家20英里以外的地方。况且，我和我的朋友们对那个家庭和邻近的地区一点也不了解。但是，这倒使我觉得更加有意思。现在，我已经稍微排除了一度使我感到十分压抑的羞涩情绪。一想到即将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单独在陌生人中间闯出自己的路。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我觉得，这回我要去见见世面了。默里先生的住宅靠近大城市，但并不在那些人人只想发财的工厂区。据我推测，默里先生的地位要比布卢姆菲尔德先生高一些，他应该是一位我母亲提到过的具有良好修养的、真正的绅士。他会给予家庭教师应有的尊重，并把她当成一个有教养的、可敬的女士，是孩子们的教师和引路人，而不仅仅把她看作是一个高级仆人。我还想过，学生们的年龄大一些，自然比先前那一家的孩子会懂事一些，更容易管教，不会有那么多麻烦。其次，把她们圈在教室里的时间也会少一些，不必老是费神去盯着她们。此外，在我的希望中还浮现出一些欢乐的幻想，但这同照看孩子和家庭教师的本职工作没有多少联系，或根本无关。因此，读者可以看到，我并不要求人们把我看成是孝子贤孙，仅仅是为攒钱、安慰安慰父母、尽尽人子之心，才去牺牲个人的安宁和自由。不过，安慰父亲和今后赡养母亲在我的心目中确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50镑对我来说的确不是个一般的数额。我得准备几套符合我身份的体面服装。看来，我得把衣服送出去洗，每年还得支付往返霍顿村和老家

之间4次路费。要是厉行节约，花20镑或稍多一些，肯定足够支付这几笔开销了。这样就可把30镑存入银行，或许略少一些。这会给我们家的存款增加多大一笔款项呀！是啊，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尽力保住这份工作！这既是为了维护我在亲朋之间的声誉，也是因为我在那里工作可以为家里作出具体的贡献。

## 第七章 霍顿村

1月31日是一个昏沉沉的风雪天。北风大作，阵阵风雪时尔拍打着地面，时尔在空中旋转。家里人本来要我推迟1天动身，但我坚持要如约前往。我担心，如果一开始工作就不遵守时间，主人会对我形成偏见。

我不想对读者唠唠叨叨地叙述我在那个阴沉的冬天早晨离家的情景：如何亲切地话别，去奥城的旅途如何漫长，如何孤独地在酒店里等候马车或火车——当时那里有几条铁路——以及后来如何在奥城遇见默里先生家的仆人，他们派他赶着四轮敞篷马车把我从车站接到霍顿村去。我想说的是，这场大风雪在马车道和铁路上形成了许多障碍。在我赶到目的地之前几小时，夜幕已经降临，而且又刮起了一阵令人望而生畏的暴风雪，使奥城和霍顿村之间的几英里路程变成了漫长而艰难的旅途。我无可奈何地坐在车上，任凭纷飞的冰冷的雪花钻进我

的面纱，撒满我的膝盖。我什么也看不清。我真奇怪，那匹可怜的马和车夫是怎么认出路来的，虽然车走得很慢。其实，说得好听一点，那也不过是艰难的爬行。马车终于停下来了。有人听到马车夫的叫门声，拉开了花园门的门闩，并顺着吱吱作响的铰链把门推开。然后，我们沿着一条比较平坦的道路驶去。在路上，我偶尔看见一大堆灰白的东西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我猜想，这可能是被白雪覆盖的大树的树枝。马车走了一阵，又停下来了。前面现出一幢大厦的很有气派的门廊，房子的高大窗户一直延伸到地面。

我从厚厚的积雪里吃力地站起来，走下了马车，满以为会有人亲切和客气地来安慰我一天的旅途劳累和痛苦。一位穿着黑色服装的颇有气派的男人打开大门，把我引进宽敞的门厅。门厅里点着一盏琥珀色的吊灯。他领我走过门厅，穿过走廊，打开一间屋子的房门并告诉我说，这就是教室。我走了进去，看到两位年轻的小姐和两位年轻的少爷——我估计这就是我未来的学生。我们拘谨地彼此打了个招呼。那位年龄大一些的姑娘正在翻弄着一块帆布和一篮子德国毛线，她问我是否愿意上楼去。我说，当然愿意。

“马蒂尔达，拿上蜡烛，带她到她房间里去，”这位小姐说。

马蒂尔达小姐约 14 岁左右，是个身段结实的假小子，穿着短上衣和长裤。她耸耸肩，做了个鬼脸，但还是端起蜡烛，在我前面，顺着后扶梯（长而陡的两段楼梯）走上去。穿过一条狭长的过道，来到一间窄小但还算舒适的房间。然后，马蒂尔达问我，是否想喝一点茶或咖啡。我本想说不要，但又想起从早晨 7 点钟出发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过，感到有些头晕，所以就说我

想喝杯茶。这位年轻的小姐说，她会告诉“布朗”的，然后就转身走了。等我脱去沉重而潮湿的斗篷、围巾和帽子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年轻女人走来说，小姐们想知道我是愿意在楼上用茶呢，还是在教室里。我推说有些疲倦，情愿在楼上用茶。于是她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个小茶盘走了进来，把它放在当作梳妆台的五斗橱上。我很客气地向她致谢，然后问，早晨我应该什么时候起床。

“小姐和少爷们是8点半吃早饭，小姐，”她说，“他们起得很早，不过，他们早饭前是不大读书的，我想，您7点过一点儿起床，就可以了。”

我请她劳神在7点钟叫醒我，她答应后就走了。我饿了整整1天，现在总算喝上了一杯茶，吃了一小片涂着奶油的面包。此后，我就坐在幽暗的炉火旁尽情地哭了一场，消了消气。接着做了一通祷告，感到轻松多了，就准备上床睡觉。这时，我发现行李一件也没拿上来，我想找拉铃，可是在任何屋角里都没有发现这种设备。我只好点上蜡烛，壮起胆子，穿过长长的走廊、很陡的楼梯，去到处寻找。在半道上遇到了一位穿着入时的妇女，我告诉她要找行李。当时，我同她搭话不是没有顾虑的，因为我不能十分肯定，她是一个高级仆人呢，还是默里夫人本人。幸好，她是太太的贴身女仆。这人摆出一副特别看得起我的神气，她答应关照其他人把我的行李送上楼去。我回到房间里等了许久，心里很是疑惑，怕她忘了或出于疏忽而没有履行诺言。我有点儿拿不定主意，是继续等下去呢，还是上床睡觉，或者再下楼去。这时，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和说笑声，我终于又燃起了希望。不一会儿，有个粗俗的女仆和一个男仆把行



李拿了进来，他俩对我都不大尊重。在他们的脚步声消失之后，我关上门，打开几件东西，就休息了。躺在床上，我的心里感到某种宽慰，因为，一路上我的肉体和精神都已十分疲乏。

第2天早晨，我带着一种异样的心情醒过来，既有孤寂感和对周围环境的强烈的新鲜感，又有面对陌生事物的一种令人不快的好奇心。就像一个人被魔力卷走，突然又从云端落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这里的一切同他以前所熟悉的事物彻底隔绝，相距甚远。或者，就像一粒草籽，随风飘到某个陌生的角落里，在那里要呆很长时间才能生根发芽，从似乎很不适合它本性的土壤中吸取营养。当然，这还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即便这样说，也不能恰当地表达我的心情。一个没经历过我的那种隐居、恬静生活的人，是无法理解我的心情的。如果有人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呆在新西兰的纳尔逊港，在他自己和熟人之间隔着一片汪洋大海，这人一定会颇有感触的，但即使是这个人，也未必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

我不会很快忘掉当我拉起百叶窗、望着一个陌生世界时的那种莫名的情感。一眼望去，尽是广阔无垠的冰雪世界。

一片银装素裹的原野。

被积雪压得沉甸甸的树丛。

当我下楼走向教室的时候，我并不特别想见到我的学生，尽管我也曾好奇地想象和孩子们进一步会面将出现什么情景。除了一些显然是更为重要的事情之外，有一件事我是下了决心要做的，那就是我一开始就得称呼他们为小姐、少爷。我觉得，在孩子同他们的家庭教师和日常伴侣之间采用这种称呼，未免过于拘泥和做作，假如这些孩子还是儿童（就像韦尔伍德的那